谢灵运研究论集

葛晓音　编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建设温州山水文化城市



——温州市人民政府市长钱兴中　题辞

《谢灵运研究丛书》编辑缘起

黄世中

《谢灵运研究丛书》(第一辑),终于赶在第二届谢客学术讨论会之前付印,作为丛书的主编,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1991年11月21日至26日,温州师范学院在雁荡山举行首届谢灵运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世界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召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勇先生主持,先后在雁荡宾馆(23日晚上)和景山宾馆(26日晚上)召开两次座谈会。

雁荡会议除饶、杨二位先生外,参加座谈的有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侯思孟(汉名)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伯海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葛晓音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赵瑞蕻和吴翠芬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赵克尧教授、安徽大学中文系臧维熙教授、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厚示教授、北京旅游学院谢鹤林教授、上海师大古籍所范能船教授、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顾绍柏研究员、汕头大学中文系隗芾教授、温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张桂生同志以及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马大康(现院长)、袁泽仁、黄世中等共18人。会议主要内容是座谈成立一个跨国、跨地域的谢灵运研究机构的可能性,结论是时机尚未成熟,可以先成立一个"谢灵运研究中心",由中心辐射,负责与海内外学人联络,交流学术信息,收集谢氏的有关资料,编辑出版研究成果,推动谢灵运研究的深入开展。

景山会议仍由饶宗颐先生召集、杨勇先生主持,被邀参加座谈会的除赵瑞蕻、葛晓音、顾绍柏、范能船、黄世中(以上五人参加了雁荡会议)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祖美研究

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宋红编审、上海师大古籍所王薇云女士、山东艺术学院黄昉女士，共11人。会议推举本人为“谢灵运研究中心”负责人，隶属温州师范学院，同时决定编辑出版《谢灵运研究丛书》，并在会上作了分工：饶、杨二先生任丛书顾问，陈祖美负责编校《谢灵运年谱汇编》、葛晓音、宋红负责编选《谢灵运研究论集》（中外各一册），我同范能船、王薇云负责编纂《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我负责收集整理《谢灵运图录》。杨勇先生以其学术研究的远见卓识和对温州故乡文化事业的关注，资助丛书编纂起动经费人民币1万元，得到与会学者的赞扬与肯定。

“谢灵运研究中心”隶属温州师范学院，师院发文任命我兼任该中心主任（景山会议叫做“总干事”）。我接受工作以后，才发现这不是一个实体机构，没有研究人员，加上本人的研究方向并不在六朝文学，故十年来进度很慢，成绩甚微。不知者以为“夔一，足”矣，其实我是“夔一足”，一直在唱着“独脚戏”。虽然如此，在师院新党委成立、新一届领导产生以后，学校加强对科研的领导，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对丛书的出版，在人力、财力上给予重点扶持，党政一把手都亲自过问编辑的情况，并给予具体的指导，使我增强了信心。

1996年8月，我赴潮州参加为庆祝饶先生八十诞辰举行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向先生简要报告了丛书进展的情况。回温州后根据实际情况，对丛书作了适当调整：将《谢灵运研究论集》中国卷分为大陆卷和台港澳卷，第一辑先出大陆卷，仍由葛晓音教授负责编选；外国卷由于西文资料缺乏，改为日韩卷，并定名为《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由宋红编审负责编选和翻译。《谢灵运年谱汇编》仍由陈祖美研究员编校。《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虽已纂辑近30万字，然尚有遗漏，而范能船教授又转做别项工作，故只能推至第二辑出版。增补《谢灵运传》和《谢灵运在永嘉（温州）》两种，传记由宋红撰写，《谢灵运在永嘉》一书

由我负责编选。这就是今天《谢灵运研究丛书》(第一辑)五种的由来。第二辑《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台港澳谢灵运研究论集》、《第二届谢灵运学术研讨会论集》、《二十四史谢氏史料辑要》、《谢姓史稿》五种,力争在2005年编就出版。

为了争取社会支持,1997年,"谢灵运研究中心"与谢氏裔孙浙江康乐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谢远典,谢氏裔孙华华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谢庆华共同发起成立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聘请老革命家王定国同志为研究会顾问,并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年会。

作为丛书的主编,我非常感谢陈祖美、宋红、葛晓音、王薇云、吴加正诸位先生,没有他(她)们的努力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陈祖美、宋红、葛晓音诸先生都是放下自己手头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完成各自分担的任务。葛晓音教授在赴日讲学之前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选读了100多篇论文,才从中选录20余文。陈祖美为寻觅"谢谱",在毒热的太阳底下,蹬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个中甘苦,当可在陈氏《谢灵运年谱汇编·编后记》中领受到。宋红一个人不仅承担了《谢灵运传》的撰写,又翻译了日本学人的8篇长文。当我从邮局领回她工工整整、一字一格将日译文章誊抄在298页的400格稿纸上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没有这些"两肋插刀"的朋友,虽是五种小书,又谈何容易!

最后,要特别向饶宗颐、杨勇教授表示深切的谢忱。饶先生自始至终关心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印前又特为丛书题签;感谢温州市钱兴中市长为丛书题辞;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肖墨明、赵运仕先生认真审读、编校、纠正书中的许多疏误。温州市旅游局局长陈步麟,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会长谢远典、副会长谢庆华、副秘书长谢炳超和谢上杭,谢氏裔孙谢祥其、谢炳潘,以及好友李仁超、娄丙洲等共同策划并慷慨解囊,使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前言…… 葛晓音(1)
谢康乐诗注序…… 黄　节(7)
读谢康乐诗札记…… 萧涤非(9)
谢灵运的山水诗 …… 王　岑(21)
谢灵运《辨宗论》书后 …… 汤用彤(32)
论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 …… 邓潭洲(39)
也谈山水诗的形成与发展 …… 曹道衡(57)
谢灵运的爱国思想 …… 钟优民(68)
论谢灵运 …… 顾绍柏(84)
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 …… 沈玉成(94)
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特点…… 韦凤娟(118)
略论谢灵运对于山水诗的贡献…… 张明非(128)
谢灵运山水诗辨议…… 胡　明(141)
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 袁行霈(149)
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 周勋初(156)
谢灵运美学思想钩玄 …… 皮朝纲、詹杭伦(172)
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 赵昌平(187)
观此遗物虑　一悟得所遣…… 刘启云(211)
——试论谢灵运的审美心态及其对玄言诗创作的开拓
走出理窟的山水诗…… 葛晓音(223)
——兼论大谢体在唐代山水诗中的示范意义
试论谢灵运创作山水诗的社会条件和审美心理 ……
…… 臧　清(241)

山水隐逸与资生适性…… 李　亮(256)
——以谢灵运为中心
佛学与谢灵运的山水诗…… 张国星(271)
谢灵运《辨宗论》和山水诗…… 钱志熙(286)
述评王夫之论谢灵运…… 宋绪连(302)
谢灵运佚诗考辨…… 张靖龙(316)

前　言

葛晓音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山水诗又是中国诗歌中表现艺术发展得最充分、最丰富、也最有特色的一部分。谢灵运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山水诗人，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本来不容置疑，但他偏偏又是一位争议最多的诗人。一般来说，凡是毁誉参半的作家，除了自身创作中的缺陷以外，都有特定的时代原因，因而争议往往仅限于一时。惟独谢灵运，无论生前死后，古往今来，都是争议的对象，这就足以引起人们研究他的兴趣了。

关于谢灵运的争议，大体上集中在对他的文行、诗风如何评价的问题上。由于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包含着复杂的两面性，读者也就难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就以文行来说，他原是时人欣羡的谢氏大族的嫡传，却赶上了寒士出身的刘裕改朝换代。“为性褊激，多愆礼度”，在魏晋可算是名士风度的一种表现，而在刘宋则被激成“横恣”的行为和造反的“异志”。所以尽管诗才“远近钦慕”，文义受皇帝赏识，而终不免弃市之刑。南朝人好文，只顾称赞谢灵运的文才，不大理会他的品行。到了隋代，大儒王通便愤愤地指责：“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中说》）这自然是出于儒家忠君的原则，根据他的“行”而断然否定了他的“文”。初唐杨炯把谢灵运和潘岳、陆机、孙绰、许询、江淹、鲍照并提，一概斥之为：“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邱坟，或独徇波澜，不寻

源于礼乐。”(《王勃集序》)则是讥这些人好弄文而背离儒家礼乐经典,与王通之论同出一辙。这公案到了唐宋,就变成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了。葛立方《韵语阳秋》说:“谢灵运在永嘉、临川,作山水诗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羁,亦何足道哉……而白乐天乃谓‘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何也?武帝、文帝两朝遇之甚厚,内而卿监,外而二千石,亦不为不逢矣,岂可谓与世不相遇乎?少须之,安知不至黄散,而褊躁至是,惜哉!”唐人心高气傲,多怀才不遇之叹,所以白居易同情谢灵运的遭际。宋人循规蹈矩,讲求实际,于是葛立方怪灵运不能耐心等待升官的机会。然而龃龉之间,境界和见识的高低亦不难见出。刘克庄则给谢灵运设计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康乐若以改物为耻,窃负而逃可也,为渊明亦可也。既仕宋,乃欲为子房、鲁连,于谊有所未安,悲夫!”(《后村诗话》)这比葛立方设计的“少须之”以待“黄散”要清高些,但终究还是梗着一个“忠君”的观念,不能原谅谢灵运的“异志”。

明人的态度则又不同,晚明带有叛逆性的社会思潮兴起,思想界对理学的批判反映到文学中来,文论家对谢灵运的桀傲不驯都颇能理解。王世贞就批评王通:“余谓仲淹非能知诗者,殆以成败论耳。”(《读书后》)胡应麟称赞谢灵运的“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一诗“虽一时口占,千载生风”(《诗薮》)。张溥则说:“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屈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谢康乐集题辞》)这又无异是在替谢灵运做翻案文章了。清代对于文学的研究愈趋深入,长篇专著越来越多,也不再比较谢灵运的忠逆问题,只是对他是否真能“静退”、“缮性”颇有争议。早在元代,方回就说:“然灵运之为人非静退者。徐羡之、傅亮排黜,盖其自取。”(《文选颜鲍谢诗评》)但明清人大多称道谢灵运能“放情山水”、“陶冶性灵”。也有不赞成的,像清人宋大樽便说:“康乐虽有冥

会，顾身为车骑将军之孙，袭封爵。宋受禅复仕……其不免于见法也。'则反形于寂寞，长超忽乎尘埃'者无之，亦自贼其寿矣。渊明田园诗之佳，佳于其人之有高趣也。"(《茗香诗论》)方东树也说："然康乐自许早能成佛，而行身博而无检，奢泰纵恣，多愆礼度，有取死之法，与其所言皆不应实，安在其能'缮性'也？"(《昭昧詹言》)于是，关于谢灵运文行的争论，便由忠逆问题转到心口是否相应，言行是否相符的问题上，这一争议，开了近现代讨论谢灵运寄情山水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话题。

关于谢灵运的诗风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工巧和自然的这对矛盾上。工巧即以人力为之，自然则非人力可为。而谢诗因二者兼而有之，遂招致无数纷纭。最早称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是鲍照；而钟嵘《诗品》则指责谢诗"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富为累"，但他还承认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齐梁人以小谢的清丽自然为准的，所以对大谢颇多贬词，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干脆就把当时文章中"虽存巧绮，终致迂回"，"而疏慢阑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人情"的毛病归罪于谢灵运。倒是萧纲还客观些，既承认"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的"精华"，又批评其"冗长"的"糟粕"。可见对谢诗风格的争议，原肇自齐梁。唐人不擅长理论批评，但善于融合前人创作的长处，所以都很佩服谢灵运。像论诗主张"苦思"与"自然"相结合的皎然便说："爰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辞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把谢灵运标举为"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的典范，根本不承认谢灵运有雕琢文字的问题。宋人却开始怀疑这说法。葛立方《韵语阳秋》举黄山谷之论，说："谢康乐，庾义城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二子有意于俗人赞其工拙，渊明直寄焉。"张镃《诗学规范》亦载此语。严羽虽称"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但又说："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

然耳。"(《沧浪诗话》)刘克庄也说:"诗至三谢,极天下之工巧组丽。"(《后村诗话》)几乎是一致把谢灵运归入工巧一类,与陶渊明的自然形成对照。

元人觉得宋人的说法未免太偏颇,又设法调和。陈绎曾《诗谱》说:"(谢灵运)以险为主,以自然为工。"方回说康乐言景,"于细密之中,时出自然,不皆出于组织"(《文选颜鲍谢诗评》),显然意在一分为二,但还没有说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明代诗论就高明得多,虽然也承认谢灵运"深思苦索"、"雕刻组织",但都能统一到"工极而臻于自然"的认识上。陆时雍说:"康乐神工巧铸。"(《古诗镜》)王世贞说:"三谢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极,妙亦自然。"(《艺苑卮言》)总算使这对矛盾得到了统一。此后,清人虽然还在辩论这个问题,但思路已不像明以前那么单一,探讨的概念范围扩大了许多,比如从处理情与景、意和势的关系来肯定谢灵运的自然,王夫之最有创见。他认为"惟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其"才授自天,岂可强哉"!(《姜斋诗话》)把"工巧"与"自然"的矛盾归结为天分和学力的对立,是清代诗论的一个发展,王夫之显然是将谢灵运归入天分一派的。晚清时,考据学大兴,方东树又把谢灵运纳入学力一派,认为"观康乐诗,纯是功力","乃是学者之诗,可谓精深华妙"。但又怕贬低了学者之诗的价值,立即补充说明道:"谢公造句极巧,而出之不觉……以人巧造天工。谢公功力学问天分,皆可谓登峰造极。"(《昭昧詹言》)这就根据天分学力兼备的理想调和了人工与自然的矛盾。此外,清人还从风格的角度来探讨谢诗"自然"与否的问题。施补华说:"大谢山水游览之作,极为崭削可喜。崭削可矫平熟,崭削却失浑厚……然视左太冲、郭景纯已逊自然。"(《岘傭说诗》)浑厚总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失浑厚"便"逊自然"。沈德潜却不以为然,他虽不很喜欢"康乐每板拙",但仍认为康乐诗"大约匠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独造，少规往则，钩深极微，而渐近自然”(《说诗晬语》)，只是比明人“琢磨而极臻于自然”的说法降了一个调次。方东树则以为这板拙正是其“沉厚深重”之所在，“可以窥其天怀学力”。总的看来，明清人对大谢虽不无贬词，但还是褒者居多，惟独汪师韩力排众议，讥谢诗用词“凡皆嘽沓，不但首尾不辨也。其中不成句法者，殆亦不胜指摘”。甚至引何景明语说：“诗溺于陶，谢力屭之，古诗之法亡于谢。”(《诗学纂闻》)可见明清人评论谢诗，虽力图解决长期以来评价中存在的矛盾，却终究未能避免两种对立的看法而走向极端。

古人研究谢诗的这种思路，既然有延续一千多年的历史，自然也难免对近现代产生影响。20世纪前期，关于谢灵运的研究与其他古代作家的研究一样，承接着前人的余绪，褒贬不一的评论中不难见出古人争议的投影。但已经能将山水诗的诞生背景与谢灵运联系起来，开始探讨山水和玄学的关系。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凡事都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山水田园诗因其消极避世的性质，基本上被划为禁区。像谢灵运这种大士族更是批判的对象，他的“放情山水”自然也一概被视为虚饰和矫情。这时有人能够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作一点实事求是的评价，便很不容易了。80年代打破思想禁区以后，学术界开始重新讨论谢灵运，力求客观地认识他的文与行。虽然这种研究不可能割断历史，仍然会存在争议，但在自由的学术空气中，真理将越辩越明，则是毫无疑问的。

80年代的谢灵运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视野宽广，从大谢文行关系的单一视角开扩到探讨谢灵运的世界观、爱国思想、隐逸观、美学观、政治态度、思想品格，及其与刘宋王朝的关系等各个方面。研究其山水诗的审美特征，联系到大土地庄园制的社会条件、士族文化心理、东晋的玄谈之风、谢氏家族的艺术修养及其本人的生活道路；论谢诗的艺术表现，注意到对前代诗

赋的继承发展、体势、境界、色彩、构图、时空关系等各个方面；探索其山水诗的创作思维，深入到玄学、佛教乃至谢灵运本人《辨宗论》的思想。对于谢灵运与其他山水田园诗人的比较，也从陶渊明和小谢拓展到李白、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更多的作家。此外还有从诗歌演变的角度，考察大谢的历史作用；对古人论大谢之成说作再研究；搜集谢灵运的佚诗等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将谢灵运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可喜的是，随着谢灵运研究的深入发展，专门研究谢灵运的学术团体也应运而生。1991 年 11 月，中国山水文学研究会在温州召开了谢灵运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由温州师范学院发起，在该校成立了谢灵运研究中心，著名文史专家饶宗颐和杨勇先生担任顾问。研究中心拟于此后几年出版的一套《谢灵运研究丛书》，将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谢灵运研究论集》（大陆卷）就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入选论文自 20 年代至 90 年代初。选文的标准，首先是文章的质量，同时能体现时代的特征，兼顾不同的观点。因 80 年代的论文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在本书中占了较大的比重，所选论文便更注意内容的多样性，力求反映出目前谢灵运研究的各种视角，并能代表同类研究的较高水平。

谢灵运研究丛书的工作基金，由香港中文大学杨勇先生捐助。杨勇先生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在谢灵运研究方面有精深的造诣。他又是永嘉人，而永嘉正是谢灵运盘桓过并创作了许多山水名篇的地方。杨先生倾注了他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关注，也寄托了对新一代学人的厚望。因此，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是与杨先生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1993 年 3 月 2 日于北大蔚秀园

谢康乐诗注序

黄　节

郑渔仲《通志·艺文略》，载临川内史谢灵运集20卷，马贵与经籍考不复著录，即晁公武、陈振孙的家志录，亦阙不书，是谢集20卷，已散亡于宋季。逮明李献吉、黄勉之、沈道初诸人，先后蒐集。焦弱侯始为合刊成书4卷，其一二卷为赋，四卷为文，三卷则乐府及诗也。（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谢康乐集不分卷）视20卷所传，散亡实多矣。（《宋书》本传所举《赠王琇诗》"邦君难地峄，旅客易山行"一首今已失传）余自辛酉为谢诗作注，据《宋书》本传，考其诗，知弱侯所编，后先失序，乃次康乐之行事，重编其诗为四卷，注成，已阅四年。甲子夏，复为删补，而点易者又十之二三，盖已三易稿矣。其间昭明所选者，录李善注，善注有未尽者，为之补注。用善注两京三都赋，补薛综刘渊林注例也，补注中亦间采五臣注，外此则创为之注。忆辛酉岁暮，钱唐张子孟劬，同客宣南，雪夜往还，诒书商榷，往往一事经三四反，始复论定。尤以内典所释，得之张子为多，良友天末，经年不见，继所删补，于张子之诒，莫能更易一字。惟四年来搜寻而未得者，归濑三瀑布

两溪，不详何地，诸书方志，勤求殆遍，溪壑沿襫，旧名易湮，则诚憾已。嗟夫，康乐之诗，合诗易聘周骚辩仙释以成之，其所寄怀每寓本事，说山水则苞名理。康乐诗不易识也，徒赏其富艳。唐宋以后浅涉其樊者知之。近世若汪师韩，不解谢诗，所著诗学纂闻，至以妙辞目为累句，世士惑焉。由此观之，康乐诗之散亡，亦坐不为人识。嗟夫，非无故也。甲子秋八月，黄节序。

原载《学衡》第三十九期

读谢康乐诗札记

萧涤非

余昔从黄节先生受曹子建及阮步兵诗，于先生之余言绪论不见于注录者，亦既为二札记以述其涯略矣。年来株守清华，贪缘际遇，乃复得闻康乐之诗焉，先生于谢诗，至此盖凡三讲，其立论与曹阮二家，时有不同，而其见解，视前此所讲，又已精深，因更作是篇，亦欲使世之有志于康乐诗者，有所借镜，并得以窥先生之全。窃尝思之，谢诗之深奥难知，实不减于嗣宗，而视子建，殆又过焉。盖其所寄怀，每寓本事，说山水，则苞名理也，后人徒赏其富艳，摘其佳句，又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失之远矣，今兹之作，虽亦间引前人之说，以资阐明，然大旨所在，与夫语气之间，则力求详确，不敢以为言者之累也。

《诗品》云：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亦云，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

秀，垂范后昆。观此，则谢诗在文学史上之地位，概可见矣。盖诗歌自唐虞至屈宋为一变，至汉魏为一变，至晋宋又为一变，而以康乐之影响为大。休文独作论于本传之后，其意亦可睹。故以地位论，汉魏而后，晋宋之间一人而已。

康乐之诗，《诗品》谓其源出于陈思，明李梦阳云，所谓其源出于陈思者，不在乎形似，陈思爱用毛诗屈宋，康乐亦然，又陈思多用神仙之语，康乐则参杂易佛老之说。于此可见曹谢二家之关系。余谓即就辞章方面，亦颇有足资证明者。子建之诗，虽不以造句为功，然下字则甚尖新，此实为康乐之滥觞，如《赠丁仪诗》"凝霜依玉除"，则康乐《燕歌行》"悲风人闺霜依庭"所祖也。又如《公燕诗》"朱华冒绿池"，则康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菰蒲冒清浅"所祖也。而《游南亭诗》"泽兰渐被迳，芙蓉始发池"，则与子建《公燕诗》"秋兰被长坂"一联，句意几完全相合矣。又康乐之起调，亦有极与子建相类似者，如子建云："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送应氏诗》）康乐则云："步出城西门，遥望城西岑。"（《晚出西射堂》）子建云："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赠丁仪》）康乐则云："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而《拟魏太子》"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其气势则尤为得之于子建。至若《联章诗》、《酬从弟惠连》，则亦如陈胤清之说其源出于陈思《赠白马王》一篇也。此虽小道，亦足以观其渊源及流变。《诗品》所云，信亦有征，惟曹谢二家之诗，皆各有其风格，盖子建之诗朴，而康乐之诗华，朴故易晓，华故难知，此则二家之所不同，亦汉魏六朝之所由分也。

凡治一家之诗，须看出其真面来。康乐身为贵公子孙，为人豪华，故其诗亦如之。又其学问、天才、见识，皆系一绝顶之人，徒以性情褊激，致招迁免，眷念畴昔家室之盛，因纵情于山水以自娱，然实不能忘情于山水也。前人多以陶谢并论，而异其好恶，如子美不甚喜陶诗，而恨其枯槁；子瞻剧喜陶诗，而谓自曹刘鲍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